

境界书

赵丰

月下散步

宋瑞林

不知不觉间，已是农历冬月了，天地肃穆，万木萧瑟。吃过晚饭，我习惯性换好运动鞋，锁上门，一个人到野外走一走。

穿街过巷，离开灯火辉煌的小镇。拣一条山中小径走去，这是一条通往蟒岭山里幽僻的小路，踏上干净的水泥路面，山路随水转，朦胧的夜色中，听得见水流声，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踽踽而行。扑面而来的风有些冷了，我竖起衣领，拉上拉链，一口冷空气呛得我打了个冷战，猛然想起，这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中的大雪，想那古时候，今天应该是大雪纷纷，雪花曼舞，天地间一派晶莹剔透。如今，气候变化太大，中午还是艳阳高照，我们盼望已久的雪花也迟迟不见飘落下来。

一个人走路，满腹思绪如潮。不由联想起卢梭的《孤独散步者的遐思》，想起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这两个伟大的孤独者，离群索居，用心灵感受大自然，感悟人生哲理。一个在独行散步中遐思茫茫，写下了震撼人类灵魂的文字，一个在瓦尔登湖，结庐独居，劈柴、种地、垂钓、赏百花、看飞鸟，写出了让千百年来读者心灵澄澈、悠远、宁静的传世佳作。想起垂钓寒江雪的柳宗元，想起荷塘月色下漫步的朱自清……

也许是人到了中年，我越发地喜欢清静了。一个人散步的时候，常常想起自己年轻时的豪迈纵横，逸兴遄飞。想起曾经的人和事，多少前尘往事像看电影一样从眼前徐徐而过。生活是一条泥沙俱下波涛翻滚的大河，大浪淘沙，多少人在我的生活中走着走着就散了，留下的是那些真挚、纯洁、坚定的友谊，我们之间推心置腹，肝胆相照。我曾和一个从基层调进城里的兄弟，一杯茶、一支烟，谈古论今到黎明时分，比起那些人一闹，脸就变的，比起那些虚浮的、高高在上、莫名冷漠的，这份友谊何其珍贵。我的生活中更多的是这些和我彻夜长谈无话不说的挚友，这样的情谊，让我在芜杂、烦累、一地鸡毛的无奈现实中，感受到一种温暖、高雅和深沉。生活的河流滤去了多少虚飘的东西，澄碧无尽的长流里，留下的是真诚、善良和深情。

走着走着，浑身出了汗，头发也是湿湿的，不由人拉开拉链，敞开衣服，用手抹着头上的汗，顿时觉得浑身舒坦、通透。水泥路平坦，已走出了五里多路，抬头一看，一轮浑圆金黄的月亮冉冉升起在蟒岭群峰之上。月光下，连绵起伏的群山苍茫而静穆，山顶上的树木落尽了叶子，静静地沐浴在冬夜月光下，这一切宛如一幅套色木刻画。

我喜欢这山中月色，明澈的月光，照耀着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。走进村子，一户农家的电视里正传来铿锵豪迈的秦腔，我分明听见屋里的人也随着戏文哼唱着，莽莽苍凉的大秦之音飘荡在月夜下。我也受之感染，吼唱起流行歌曲《一壶老酒》，唱着唱着，想起了家中的老母亲，不知不觉脸上流下了热辣辣的泪水。

悄然抹去泪水往回走，这时候，月在中天，月色撩人，我放慢脚步，继续欣赏品味着山中月景。我想，今夜散步，有月相伴，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，我想和月亮来一个约定，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”我想在每一个有月亮的夜晚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无论雪后初霁还是雨后天晴，一定不负月光之约，来赏这如诗如画的月下美景。

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

徐志顺

人生总是应该有个目标的，没有目标，一生浑浑噩噩，哪黑哪歇，就会失去奋斗的方向和动力。

人，要切合实际，不同阶段，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，“跳起来摘桃子”，再做一些努力，就能实现。这个目标实现了，再设定下一个目标。小目标容易实现，在实现之后，要学会体验成功，在一次次成功体验中，增强自信心。这样，自己必然生活在幸福之中。

人一辈子，成功不成功、幸福不幸福，心态很重要。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，他们的个人成就不一定有多大差别，但往往只因一念之差——满足与不满足，他们的人生体验完全不同，甚至是天壤之别。容易满足的人，常常生活在胜利与收获的幸福之中。而不满足的人，也许和别人获得同样的成果，但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达到目的，有缺憾，常因“美中不足”而深陷自责，总是生活在失败的消极情绪之中，总是被痛苦所折磨，生活中就没有了幸福感。

古语说，人比人，气死人。不能拿自己的短处来和别人的长处相比，这样比，就看不到希望。人与人所处的环境不同，各方面条件不同，所以，做同一件事结果也许会不一样，这是很正常的。生活中，要看到与别人的差距，更要发挥自身优势，努力在点滴积累中不断完善，这样才能做更好的自己。

满足不是自满，满足是对实现“小目标”的满意和肯定，以利于总结经验、积攒力量，向下一个目标迈进，而不是自以为是，故步自封。若是盲目自大，盲目乐观，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，那样就会停滞不前。路途的小目标要与人生的大目标相吻合，朝着一个方向前行。这样，航向就不跑偏，人生就不折腾，少走弯路。自己的小目标要与时代的大目标相一致，踏着时代的节奏，紧跟时代的步伐，不做“落伍者”。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历史发展的大潮之中，助力发展，贡献力量，在发展大势中获利，个人的奋斗才有希望，才更有意义。

“十个指头有长短。”一个人贡献大小，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。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人生价值关键看是不是“力所能及”“尽力而为”。“小人物”往往能感动大世界。只要自己尽心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，问心无愧，人生就没有缺憾，你就是个值得尊敬的人，你就是个幸福的人。

发展永不停步，奋斗永无止境。前进、奋斗，是一种姿态，是一种精神。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在永不停歇的前行中，达到自己的目标，实现自我价值，享受那份幸福和美好，赢得属于自己的荣光。

去专注地寻求一种精神的境界。如此，陶渊明和梭罗，才具备了被后人仰视的高度。

闲下来，我会在唐宋诗词中感知境界。王维曾隐居于秦岭终南山的辋川，其诗篇将自然境界与心灵境界糅合在一起，达到了无念无欲的至高境界。读他的《鹿柴》，感知到的意境是：一座人迹罕至的空山，一片古木参天的树林，一抹洒落在苍苔的青苔上的晚霞。凝神的诗人忽闻隐约的人语，生命刹那间与古刹、幽山融为一体。

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”全诗四句二十字，却是境界一词的绝妙注解。

李清照的每首词，无一不是天地人的境界。诵读她的《渔家傲》，我拥有如是的境界：天幕下垂、波涛汹涌、云雾弥漫，海天一色，船摇帆舞，星河欲转，如梦似幻。那一刻，我的一缕梦魂随女词人步入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座仙山，容身于世所罕有的传奇境界。

王维隐居的终南山距我近在咫尺，在溪水旁盘腿坐下，沐浴山风，倾听鸟鸣，捧读古诗，这样的境界，真好。



是不是应当对它们心存感恩呢？自然，某些境界我们是无法身在其中的，但完全可以境由心造。肉眼欣赏不到桃花源和瓦尔登湖，可以在心灵中营造出属于自己的那片宁静。瓦尔登湖只是一处自然的风景，如果没有梭罗的心灵折射，它不会成为许多人心灵的栖息地。品读他的《瓦尔登湖》，自然会倾听到一个思者心灵的呢喃。

庄子云：“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”这是冯友兰所揭示的天地境界，是境界的至高之处，凡人难以抵达。大多数的人，只能被困在俗世里，如冯友兰所言，生活在自然的境界里。但我不能指责他们，当时代背景和自然环境制约他们先要解决吃穿住行的问题时，何谈精神境界？对此，我的祖父那辈人是深有感悟的。我的童年与他的晚年纠缠在一起，有机会聆听他对生命的种种解读。我问他：“人活着为啥？”他就简单地两个字：“吃饭。”我又问：“饭一吃呢？”他说：“种庄稼。”

到了父亲的后半生，生活就好了些，全家人的吃穿不愁后，他就想到了老家的一些亲友，将省下的钱寄给叔父和姑姑，打电话询问老家人的生活状况，一条街上的谁家还有困难，他都挂记在心，一旦回老家就去探望，给他们些零花钱。他常常这样训示我：“人活着不能光为了自己。”他的作为，就具备了冯友兰说的道德境界。

这是我亲身感知的人生境界。祖父与父亲皆为俗人，难以如陶渊明和梭罗那样

界。雨后的清晨，我在院里阅读萨特的《存在与虚无》。水泥地上的绿苔，在清风的作用下，散发出一股推波助澜的气息，群群蚂蚁争先恐后爬出洞穴，攀爬到一棵柿子树上。它们列队上树，一会儿嘴里衔着星星点点的东西列队下来。上下两队蚂蚁整齐有序，为一棵树营造出了风景，也成为它们自身的风景。那个清晨，因了那些蚂蚁，清芬、绿苔、柿子树，以及萨特的书，在我的意识里，都有了灵动的境界。

渐渐地，境界这个词用来专指人的修为，成为人感知主观上的广义词。对此，冯友兰提炼为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、天地境界。

万物无一不沉浸在境界中，我们何不在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？自然境界映射人的感官与心灵，必然会有人的境界。盘腿坐在溪水边，闭目聆听溪水清流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只是享受溪水之低吟，这便是所谓的空相。陶渊明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，悠然间，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，飞鸟结伴归来。于是，他诗兴大发，用树枝在泥土上写出一首诗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。”如此幽美的自然物象，让陶渊明忘却了世俗的烦恼，找到了生命的理想之境以及灵魂的皈依。

自然万物的境界，只是一种客观存在，但人类不能忽视它们存在的价值。当我们在大自然的境界里陶冶生命时，

如果我们用心，就会发现小虫儿也有境



商洛山

(总第2398期)

刊头摄影 石祥民

老家那片苇园

赵立新

时成双活动。筑巢时，水鸡也往往选择苇丛深处隐蔽的角落，那里食物丰富，又能躲避天敌，是哺育后代的安乐窝。繁殖期一过，水鸡忽然就出现在苇园旁的稻田里，身后跟着一群探头探脑的小鸡娃。

不过，在我看来，苇园里最有激情的还是青蛙。当太阳落入龟山楚岭，田园升腾起一层薄雾，渐渐地，薄雾就与苍茫的暮色混合在一起。天黑下来了。青蛙叫了，继而别的潜鸟也叫了。苇园草丛里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，夜间里各种声音响起来了。但没有什么声音能够盖住蛙鸣。夏日的夜里，蛙鸣声忽强忽弱，忽高忽低，水鸟才能入眠。如果青蛙突然不叫了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。有蛙鸣的夜晚，才是安全的夜晚。

学校放寒假期间，我跟上爷爷收割芦苇，卖给编席人。尽管它价值不高，但出于三方面原因，我们割的不亦乐乎，一是消除火灾隐患；二是通过人工干预，促进芦苇更新；三是补贴家庭花费。

读过私塾的父亲，算是村里的文化

人。他爱秦腔，会唱戏，能画戏曲人物脸谱。农忙种地，农闲造手工纸，纸坊就在苇园东头。他路过苇园时，常哼唱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”曲调有些哀婉。当时听了不知何意。很久以后，从大学《语文》课本上，才知道出自《诗经》。父亲幼年丧母，看到芦苇，想起自己身世之苦，难免触景生情。

芦苇不择地域，不管生存条件好坏，自生自长。苇秆细细的，高高的，柔柔的，却很有韧性，即使风吹也只会迎风摇曳，不易被折断吹倒。冬天里满地的雪，地上落满了各种形状的树叶，有一些树叶已被冻住了，细弱无助的芦苇反而在风中摇摆，低下、倾斜，就是不倒下，不折断，甚至连花絮都不掉落，风一停，它们又挺立起来，这种以柔克刚的性格必定影响了父亲。

父亲病逝时，年仅49岁。家中顶梁柱折断，爷爷忍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。从此少言寡语，拼命地在乳河滩造田，不久便撒手人寰。哥哥中断学业，挑起了

我们家，他爱秦腔，会唱戏，能画戏曲人物脸谱。农忙种地，农闲造手工纸，纸坊就在苇园东头。他路过苇园时，常哼唱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”曲调有些哀婉。当时听了不知何意。很久以后，从大学《语文》课本上，才知道出自《诗经》。父亲幼年丧母，看到芦苇，想起自己身世之苦，难免触景生情。